

努爾哈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刘恩铭 著

努爾哈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刘恩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努尔哈赤/刘恩铭著. —2 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1

(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

ISBN 978-7-5080-7176-3

I. ①努…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999 号

努尔哈赤

作 者 刘恩铭

责任编辑 高 苏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乱世降生	少负重担		1
第 二 章	离家出走	巧遇侠女		6
第 三 章	初奔广宁	遭人暗算		13
第 四 章	荒滩遇险	死里逃生		20
第 五 章	野岭度日	广交朋友		29
第 六 章	重逢山林	依恋分手		34
第 七 章	梨花跳崖	草房成婚		42
第 八 章	投军入伍	发誓起兵		49
第 九 章	追杀仇人	夜遇刺客		60
第 十 章	兵堡兴旺	刀砍世仇		67
第十一章	称王纳贡	进京告状		72
第十二章	引领钦差	识破迷雾		81
第十三章	山城欢庆	出兵叶赫		89
第十四章	纳贤献策	志在满洲		99

第十五章	定都称汗	深入虎穴		106
第十六章	争雄天下	初战告捷		113
第十七章	连克数城	惊动天朝		121
第十八章	两军血战	一决雌雄		130
第十九章	对垒斗智	总兵拜庙		138
第二十章	孤行遇险	知音搭救		147
第二十一章	博采众议	智取沈阳		157
第二十二章	兵进辽阳	震惊辽东		167
第二十三章	安民移都	计丁授田		175
第二十四章	大明残阳	审时而进		183
第二十五章	百川汇集	古庙相会		191
第二十六章	严词教子	百思汗位		199
第二十七章	火速迁都	独树谏桩		207
第二十八章	壮志未酬	河畔辞世		215
后记	塑造努尔哈赤形象的思考			224

第一章 乱世降生 少负重担

一

落日的余晖刚刚消散,天际涌起黑云,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顿时雷声轰鸣,震撼着群山环绕的赫图阿拉山屯。

依山傍水的赫图阿拉城堡,方圆二十余里,屯寨环绕,住着爱新觉罗一大家族。清澈的苏子河绕屯流过,河谷两岸,地势平坦,土质肥沃。远处山林茂密,近处熟透了的红高粱、黄谷子、绿秋菜,色彩斑驳地镶嵌在大地之上。

此刻,在河套里,一群群牧马听到这不寻常的雷声,猝然受惊,嗷嗷地叫着,四处奔跑。它们有的顺流而下,有的逆水而上,有的奔上山冈,有的跑回屯中的马棚,一个个嘶叫不停。

正在屯中主持分配猎物的穆昆达、本屯长老觉昌安,听到马的嘶叫,立刻放下手中的一打貂皮,跳上两尺多高的树桩,打着眼罩向河套看去,不禁一怔。他凭着多年骑马射猎的经验,顷刻间又镇静下来,急忙从腰间拔出一只半尺多长的牛角号,“嘟嘟”一吹,附近的马群当即停下,远处的奔马也昂首顾盼,于是,被惊着的马慢慢地平静下来。

爱新觉罗氏住的屯子,是属于长白山西山区的一个富屯,再加之觉昌安已被大明王朝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所以房宅十分气派。

太阳落山时,觉昌安家里东厢房的后烟囱呼呼地冒着白烟。平时,爱新觉罗父子因狩猎、挖参、耕作,不常聚会。今晚觉昌安为尽父辈之情,特意为儿子们备置了一些酒菜,做了一桌上等宴席,等着儿子们的到来。

觉昌安的几个儿子向阿玛打千问安之后,依次入座。席宴设在正房西间,南炕上摆着三张并起来的炕桌。觉昌安坐在上手,一一接过儿子的敬酒,相继喝完之后,心里觉得十分舒坦。酒过三巡,觉昌安喝得两腮赤红,额头和眼角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

觉昌安呷了一口酒,就把傍晚听到尼堪外兰要发兵的消息,跟五个儿子说了一遍。只见他眉头蹙成了疙瘩,担忧地说:“看来,尼堪外兰是仗势欺人,想兴妖作怪!”

塔克世听罢,勃然站起,脸红得活像关公,他右手扶着腰间的玉柄短剑,声音震得窗户纸直呼扇:“怕他个小小的城主做啥?他敢兴妖作怪,咱就来个降龙伏虎!”

“不能老是刀对刀,枪对枪地干了!”觉昌安垂着头,心事重重地说。

“阿玛所说极是!”二子额尔克盘腿坐着,像一尊弥勒佛,自斟自酌了一阵儿,

抬起宽脸盘，挤了挤发涩的眼睛说，“我爱新觉罗家族，兄弟叔伯多人，眼下分居十二处，甚是涣散，何不聚居，共相守卫？”

礼敦拉长了长瓜脸，瞪着圆圆的眼睛，反对道：“我等若同住一处，数千匹马，何处放牧？耕种如何开犁？”

“那我们就忍气吞声，像先祖那样，任他人践踏、蒙受耻辱？”塔克世刚刚坐下，就捶着楸木桌同阿哥礼敦争辩道：“我辈需要攥成一个拳头，痛击犯我之辈！”

“此言有理！”一直沉默不语的老五点头称赞道，“我家阿玛是大明朝封的左卫都指挥使，如我兵力不足，何不借助明朝的官兵？”

“不可！不可！”觉昌安摇着手中的筷子说，“前车之鉴，切莫忘记！”

“明人‘以夷制夷’，我辈切莫上当！”

二

正当觉昌安父子激愤之际，塔克世家的一个小阿哈一手拎着马鞭子，一手举着松树明子，闯进屋来。他朝觉昌安施礼打千问安之后，面带笑容地报告道：“大贝勒！向您报喜了，您又得了个大孙子！”

接着，小阿哈又转身对塔克世笑脸禀报：“贺喜，贺喜，您得了个大儿子！”

觉昌安听这两次禀报，如梦方醒，便捋着长须道：“我爱新觉罗部又添虎子，看他日，小小的尼堪外兰，奈我何？”

塔克世见阿玛如此高兴，就挂上龙虎纹宝剑，对觉昌安道：“阿玛，您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觉昌安望着小阿哈手中的野猪皮鞭子，愣了一会儿神，然后站起来一把夺过那鞭子，在手里捋着鞭梢道：“我看，就叫努尔哈赤吧！野猪皮耐热耐冷又耐磨，但愿我的孙儿能经得起千锤百炼，成为我爱新觉罗家族的栋梁之才。”

“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好名字！”众人齐声赞道。此时，只见一道闪电凌空闪过，接着一串滚雷炸响，惊天动地。

四野里仿佛由远及近地响起了一个声浪——“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这声音又向四面八方扩张而去……

此时，正是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的一个深秋之夜。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改朝换代的风云人物降临于世。

三

隆庆二年的春天来得很早，谷雨过后，烟筒山、鸡鸣山向阳的山坡上，已是草木葳蕤，山花盛开。道旁水沟，到处是黄色的、蓝色的、紫色的野花。苏子河上下，牧放的马群、羊群、牛群，奔腾跳跃，耍欢嘶鸣，给这早来的春天增添了生气。

清早，觉昌安带着十岁的努尔哈赤，来到苏子河一条小河边，钻进一片小桦树林，开始了一天一次的爷孙习武生活。

觉昌安带着两个背着刀枪剑戟的阿哈，一行四人，钻进树林，来到一块平坦

的草地上。

他走到一棵歪脖树下，席地而坐，装上一袋旱烟点着，背靠着歪脖树抽起来。他一边有滋有味地吧嗒着老旱烟，一边眯着双眼，打量着在花间草丛中捕捉蚂蚱的大孙子，暗自赞赏着：多漂亮多英俊，鼻直嘴阔，虎头虎脑，红扑扑的脸蛋上透出几分豪气。

烟雾在他眼前袅袅上升，他想起努尔哈赤出生的那个秋夜，想起这十个春秋的朝朝暮暮。他清晰地记得，当努尔哈赤出生的第二天，他就折来一根桃木，削了一副桃木弓箭，自己亲自把它挂在塔克世家的门框上，盼望孙子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那天早晨他把桃木弓箭刚刚挂好，就从屯南飞来一对白脖喜鹊，落在塔克世家院的核桃树上，“喳喳”叫着，似乎向他贺喜。从此，那两只报喜的喜鹊，好像就成了努尔哈赤飞黄腾达的先兆。等努尔哈赤长到六七岁，觉昌安又特意砍了一截水曲柳，为孙子做了一副木制的弓箭，教他拉弓射箭，早射燕雀，晚射飞鸿。更叫觉昌安喜爱的是努尔哈赤记性特别好，过目不忘。你教他一招，他能练会两招。几年工夫，不到十岁的努尔哈赤，就已经能骑善射、舞剑弄棒了。为此，觉昌安更加宠爱努尔哈赤，把爱新觉罗家族兴旺的殷切期望寄托在他身上。有时他想起阿骨打教子练“嘎拉哈”的故事，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大孙子磨炼成像阿骨打、成吉思汗那样的人物。因此，他朝朝暮暮，不管酷暑还是严冬，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总是准时把大孙子带到这片树林，习枪练武。有时他又为自己给孙子起的小名“罕子”，击节叫好。是呀！罕者，稀少也。这孩子生下来脚心长着七颗痞子，塔昂开列放的那把火，没把他烧死，这不是罕见之事吗？再者，罕者，汗字同音也，女真语，谓之王也。做长辈的，谁不望子成龙呀！

近日，觉昌安发现努尔哈赤武艺有很大长进，心中暗喜。

今天一早，他就合计和大孙子真枪实刀地比试比试，看看努尔哈赤到底有多大本事，然后量体裁衣，再教他一些招法。

觉昌安烟抽完了，蓦地站起，把努尔哈赤叫到跟前说：“小罕子，古人说，‘刀法在身，赛过黄金。’为了咱爱新觉罗山寨的安全，为了你的未来，大孙子，爷爷今天与你比试比试，以便面教。”

“噫！”小罕子机灵地应道。说罢，爷孙二人更衣整帽。只见，觉昌安身穿两侧开襟的青布短袍，腰束宽带，手执红缨扎枪，岿然屹立；小罕子头盘青丝，身穿粉红色缎袍，手握利剑，昂首挺胸，英武异常。

觉昌安见小罕子准备停当，就寿眉一扬，大喝一声：“起步！”

努尔哈赤应声轻步跃进草坪，一时行如风，剑似闪，步法稳健，动作轻盈，挥剑准确，姿态健美。或刺，或劈，或撩，或崩，异常分明。轻捷处，如云中飞燕；勇猛时，若凌空雄鹰；蹦跳间，像林间松鼠；劈杀时，似水中蛟龙……

努尔哈赤练完了四段一个套路的剑术之后，垂手直立，不喘不慌，只待祖父再下口令。

觉昌安运足了气，大喊一声：“看枪！”接着祖孙俩对刺起来。觉昌安先来一

个弓步平刺，努尔哈赤迅速跃步上挑，只听“咔嚓”一声，扎枪被挑到半空；觉昌安随即又来了个虚步下扎，还没等枪头绕过来，努尔哈赤就猝然回身，长剑后撩，“咣当”一声，把扎枪拨了老远。

这时，只听周围看热闹的人连声叫好，声震山谷。

努尔哈赤觉得用剑过重，就慌忙上前，把踉踉跄跄的祖父扶住，然后立正，屈膝道：“孙儿失礼！孙儿失礼！”

觉昌安连连摆手，笑道：“比武场上，不分长幼尊卑。”

众人发疯似的喝彩，觉昌安十分得意，他连忙将努尔哈赤搂在怀里，自豪地说：“吾族能有尔等大将之才，愚公就放心长眠喽！”

一个小阿哈见觉昌安贝勒兴致极好，就拍手吆喝道：“请大阿哥再练几支箭，叫小奴们看看好不好？”

看热闹的过路人，也众声吆喝，拍手请邀。有个侍箭的老阿哈是个汉人，他平时爱开玩笑，为了逗弄老贝勒高兴、开心，就抱着满筒的箭，往地上一蹶，然后自己先抽一支，搭在弦上，举臂拉弓起射，可他脸儿憋得通红，皮弓子却连弯都没弯，箭头只弹出两步远，就落在草地上。惹得大伙捧腹大笑。

另一个侍箭的阿哈，从小就跟着觉昌安当听差，舞棒弄拳学过几手，他见同伙太丢丑，就弯腰捡起长弓，从箭袋里拔出一支箭，搭在弦上，弦弓子略微弯弯，箭出去仅有丈多远。

老阿哈连忙上前捡过弓子，挖苦地说：“咱们都是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背（辈），还是请大阿哥露一手吧。”

觉昌安为了使众人了解此弓，还特意介绍道：“这弓是明朝授我指挥使的，是上好的楠木弓。弓力甚强，无举千钧之力，就无奈它何！我爱新觉罗氏族只有两人能把它拉开。”

众人听觉昌安说得如此神乎其神，就连连叫好：“大阿哥快射，大阿哥快射！”

觉昌安把弓箭递到努尔哈赤手里，说道：“给你三支箭，叫众人高兴高兴。”

努尔哈赤不慌不忙，接过弓箭，脚跟站稳，运足底气，准备好上弦之箭，瞥了祖父一眼，犹言：发令吧！

觉昌安马上道：“三丈外，第二棵杨树顶最高的那片叶子。”

话音刚落，只听“嗖”的一声，三丈外杨树顶上的那片叶子，便飘飘悠悠地落了下来。

众人拍掌叫好。

觉昌安又道：“看我手落之物。”说罢，觉昌安将手中的一块木片扔进苏子河激流。

那桦木片刚刚落水，就被一支利箭射中，木片带着箭头，在水中急驰而去。

喝彩声惊起苇荡里的三只大雁。觉昌安马上唤道：“射头雁。”声落箭飞，那只头雁应声落下。

这时叫好声更高。当天，“神箭手”努尔哈赤的名字，就传遍了苏子河上下。

努尔哈赤的家庭，本是一个显赫的家族，但到了他的童年，已经家道中落。他同阿玛塔克世住的三间泥草房，看上去已很寒酸：泥墙脱落，房草霉黑，前墙支着防倒的垛子，后墙裂开三寸宽的缝隙，用乌拉草堵着挡风。自打喜塔喇氏落水死后，塔克世又续娶了哈达贝勒的族女纳拉氏。此人又懒又馋，为人刻薄，本来败落的家庭，从此一蹶不振。

这样，努尔哈赤作为长子，就和阿玛共同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每年三月至五月、七月至十月的采摘季节，他不得不邀伴结伙，进入长白山莽莽林海，每日起早贪黑，挖人参、采松子、捡榛子、打野兽。白天翻山越岭，晚上栖于草棚。当他劳累了数日，带着山货回到家里，继母不是拉着长脸指桑骂槐，就是摔碟子打碗，给努尔哈赤脸色看。有一次，努尔哈赤打来一只紫貂，剥好皮子，交到纳拉氏的手里，她接过油黑发亮的貂皮看了看，发现貂皮背上有个半寸大的窟窿，就绷着凹口脸，薄嘴唇吧嗒着说：“败家子！败家子！这么好的皮子，你为啥捅了这么大的口子？”

努尔哈赤毕恭毕敬地说：“那是箭射的口子，缝两针就好了！”

“什么？”纳拉氏眼珠子瞪得溜圆，发着脾气，“叫我缝两针？你真是站着说话不知腰疼。俺从小就没摸过针，进到你们这个穷家，就受你这个毛孩子指使。”

努尔哈赤忍气吞声地退出屋外，纳拉氏吵吵嚷嚷地追出门口，非要他把貂皮窟窿用嘴舔平不可。这时，几个邻近的本族媳妇走过来，好说歹说，才算了事。

不久，努尔哈赤受不了继母的虐待，便半夜骑着一匹马，逃向抚顺。

第二章 离家出走 巧遇侠女

—

夏夜清爽，明月高悬。努尔哈赤骑在大青马上，顺着苏子河谷，由东而西，策马飞驰。

马蹄嘚嘚，河水潺潺，他骑在马上，仰望星空，远眺群山，耳听阵阵蛙声，犹如鱼儿入水，鸟儿出笼。大青马越过古勒山，跨过萨尔浒，黎明时分，努尔哈赤便来到辽东边墙。

这几年，他常听爷爷讲，抚顺城是关外一座热闹的都城。

自明朝天顺八年，抚顺城东三十里设马市后，这里每月初一至初五，十六至二十二，两次开市。每逢开市，成百上千的女真人，骑马驾车，携妻带子，带着人参、松子、榛子、蘑菇、木耳、蜂蜜、东珠、马匹、貂皮等到这里同汉人交换耕牛、铧子、木锨、布匹、铁锅、水靴、针线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同时在这天，打地摊的，说书唱戏的，变戏法的，耍猴的，卖书卖药的，卖古玩的，算命卜卦的，从事各种买卖的小商小贩，也都云集于市场。女真人、汉人、蒙古人、高丽人穿着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都市的繁华，场面的热闹，一直吸引着好奇心特别强的努尔哈赤。所以当他下决心离家，独自谋生时，就毫不犹豫地奔向抚顺。

努尔哈赤身穿单袍，头戴凉帽，他来到边墙外，跳下马，把马拴在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蹲到河边洗了把脸，觉得肚子叽里咕噜，才感觉有些饿了。他直起腰，刚好发现一个挑担的汉人进城，就跟他打起招呼来。说来也巧，原来这个头缠方巾、身穿宽衣大袖的汉人是个卖火烧的老汉。努尔哈赤没有独自买过东西，换过物品，他从马背上取下一张貂皮，望着老汉绛紫色的面庞，用汉语说道：“老伯，换两个火烧吧。”

那卖火烧的老汉一惊，连忙摇头，笑着说：“两个火烧，还值不了一张貂皮的腿，哪能收你的貂皮呀！”随之，从柳条筐里掏出两个烧饼，递到努尔哈赤的手里。

努尔哈赤接过烧饼，见卖烧饼的老汉不收貂皮，手里拿着烧饼，也不肯下口了。他迟疑了一阵儿，就把烧饼塞到老汉的筐子里。

卖烧饼的老汉见这少年如此懂事可爱，就又弯下腰捡出烧饼，边递边说：“好孩子，两个烧饼值几个钱？吃吧，吃吧。下回我再见到你，如果我累了，骑骑你的马，你还能跟我要钱吗？”

几句话，把努尔哈赤说乐了，他接过烧饼，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吃过烧饼，又跑到河边，双手捧起清凉的河水，喝了个够。当他回身去找卖烧饼的老汉

时,老汉已越过边墙,进了抚顺边界。

日升一丈,努尔哈赤来到抚顺马市。这时市场上已熙熙攘攘,拥拥挤挤。他牵着大青马,站在一个高坡上朝市场上看去,只见在一条南北大街两侧,席棚草屋鳞次栉比,户户相挨,形成东西两排铺面。东面是蛋禽、鱼肉、菜蔬、五谷杂粮,西面是布匹、毛皮、鞋帽、日用杂品。在大街的南头有个小小平场,平场里,柳荫中,一群群马匹、牛羊、活猪,都用草绳子拦着,自然形成行市。他暗想:这就是马市吧?其实,马市就是商市的通称。他回头再看眼下,只见饭铺、茶馆的烟囱冒着青烟,那一副副花花绿绿的罗圈幌子,在晨光的照耀下,耀人眼目。随着和煦的晨风,一阵阵炸鱼、烧肉、炒青椒的香味,迎面扑鼻。他咽着唾沫,又呆望了一会儿,就决定把马寄放在一家小院里,独自去逛逛闹市。

旭日东升,淡淡的红光涂在席棚上,幌子上,人们笑逐颜开地走来串去。努尔哈赤在这一片杂乱、喧嚣的气氛中,身着蓝布面马蹄袖长袍,脚蹬长靴,腰系装饰考究的腰刀,使他那浓眉大眼,彪悍的身躯,更显得英俊可爱。他东瞅瞅,西看看,只觉得五光十色,眼花缭乱。尤其是汉人的多彩的锦缎,造型别致的器皿,品种繁多的日杂用品,更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看到那质地光洁、做工细致的瓷缸、瓷碗,就想:这东西是什么做的?为什么在光滑的瓷面上,能印上山水、花鸟、美人?那花鸟、山水、美人会不会退色?他看见那耀眼的红绿缎子,又想:那细细的丝线是怎么纺的?那颜色是印的还是染的?为啥颜色那么漂亮?

他走到一个寿眉长髯的卖画民间艺人跟前,见老人挥笔作画的神态,一时怔住了。只见那老艺人,手握粗笔,东勾西抹,眨眼间,纸上出现秀丽的山川,繁茂的树木,幽雅的山村,垂钓的渔翁,推车的行人,穿林的飞鸟。他暗自叹道:天下竟有如此能人!

努尔哈赤十分喜爱,就从胳膊肘挎着的褡裢里,拎出一张貂皮,对那卖画的老人道:“老先生,这张画换给我吧?”

卖画老人看了看他,接过貂皮,笑道:“哎哟哟,山野之人,拙笔淡墨,陋画一幅,焉能值一张貂皮乎?”

努尔哈赤虽从小从汉人阿哈那里学了些汉语,但对这老人说的之乎者也却似懂非懂。他只好说:“我们山里有的是这东西,一点也不金贵,您就收下吧。”

卖画老人推辞不下,只好收下貂皮,将画卷起来,双手送给努尔哈赤,连连抱歉地点头。

努尔哈赤接过画,小心翼翼地用手托着,直奔西南角搭着席棚的戏台走去。

他挤过人丛,来到庙宇似的戏台前,只见戏台上正演杂剧《拳打镇关西》。在紧锣密鼓声中,屠户镇关西仰仗权势,正拦劫民女金翠莲,百般调戏,强娶那身穿罗裙、身姿婀娜的少女做小妾。

台上金翠莲呼天叫地,台下看戏的人骂声不止。不知哪来的一个山东好汉,从席地而坐的看戏人群里猛然站起,攥着拳头,一边奔戏台走去,一边喊叫道:“打死这个仗势欺人的东西!”那好汉刚走到台下,忽然后台掀帘走出一个面圆耳

大,鼻直口方,满脸络腮胡子,身穿黄靴战袍的提辖。那提辖官豪爽好义,立刻上前阻止拦劫民女的镇关西。屠户骄横无比,哪里肯依。于是镇关西手操杀猪刀,号叫着要与提辖拼杀。提辖早已义愤填膺,他见屠户凶顽可憎地扑来,就顺手牵羊抓住屠户的左手,往他小肚子上猛踢一脚,那屠户便被踢出一丈多远。接着,提辖又追上去,右脚踏住屠户的胸脯,又朝屠户脸上猛击一拳,只见那屠户满脸鲜血,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台下叫好声雷动,努尔哈赤也站在人丛里欢呼跳跃起来,身上好像增添了几分力量。他镇静下来,转脸问身边的一个扎方巾的汉人:“那提辖叫什么?”

“鲁达。”

努尔哈赤的秀目一亮:“鲁提辖?”

二

努尔哈赤离开戏台,又绕到一片柳荫下。这时,树荫里摆地摊儿的卖唱艺人,正咿呀唱着,招来了一伙伙听唱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他走近围得水泄不通的戏场,见难以钻进场里,就索性把那张国画卷成筒,塞到后襟里,噌噌爬上一棵碗口粗的老柳树,蹲在树杈上,瞪着大眼睛,好奇地听着看着。他仔细打量着那卖唱的,才发现是一男一女,那男的是个长须老头,头盘发结,身穿绛紫色的明服长袍,坐在一条方凳上,闭目弹着三弦。那女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大方自若。她一边敲着八角鼓,一边唱着。声似银铃,如泣如诉,婉转动听。努尔哈赤细听了几句唱词,方听出唱的是《赵氏孤儿》。当唱到奸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又千方百计搜捕孤儿时,他想起继母的狡黠凶残;当唱到赵家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并由程婴抚育时,他想起家里对他很好的阿哈和清早相遇的卖烧饼的老人,更惦记着疼爱他的爷爷。句句唱词,都勾起了种种联想,使他激动得落下泪来。他把自己的命运和赵氏孤儿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佩服程婴和公孙杵臼,痛恨奸臣屠岸贾。

父女二人正唱着,忽然从那柳林东边闯进两个身穿袍褂的女真汉子,那俩汉子拨开众人,走进圈内,从腰里拔出腰刀,逼近那卖唱的女孩子,嬉皮笑脸地说:“恭喜!恭喜!我们二人奉命请你进山,快快收拾收拾吧,别当这要饭花子啦。”

那弹三弦的老人见势不妙,慌忙丢下三弦琴,上前施礼道:“官人莫急!官人莫急!俺父女本是贫寒之家,进不了高门贵府,望官人高抬贵手。”

那个虎背熊腰的汉子,见老头答话就把腰刀插进腰间,又龇牙笑着,对弹三弦的老人道:“莫客气!莫客气!我家祖宗,是苏子河建州有名的酋长,和李总兵有老交情,他最喜欢汉人小姐。只要你们父女愿意,尼堪外兰酋长贫富都不会嫌弃的。”

努尔哈赤一听尼堪外兰的名字,直觉得心在翻腾,血往上涌。他想起见义勇为的鲁提辖,也就顾不得通名报姓,“噌”的一声,像林间的飞鼠,猛然从树杈上跳到戏场,抡起拳头,朝着彪形大汉打去。他虽年少,却拳如重锤,并且边打边骂:

“强盗！恶棍！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人，真丢尽了女真人的脸！”

看戏的人眼看就要闹出人命，就“轰”的一声四处散开。人还没散出一竿子远，看热闹的人又像滚到海岸的浪头，重新又卷回来。一时小孩哭，大人叫，吵吵嚷嚷，噤里啪啦，闹得翻江倒海。不一会儿，这边的声响引起了镇守抚顺边官李游击的注意，他马上派兵丁过来查问。两个兵丁闯进戏场，见有抢人斗殴之事，马上以“扰乱马市”、“聚众斗殴”为名，把努尔哈赤和尼堪外兰的两个打手绳捆索绑起来。

卖唱父女见明官不分青红皂白，将人一律抓走，一时慌了手脚，特别是急坏了小姑娘。

这小姑娘，姓范，名梨花，是抚顺军士范鸿的孙女。嘉靖十四年，辽东巡抚吕经对军士克扣军饷，并将给军队的牧马田勒令收回，改为租用田，压榨军士血汗，修城盖楼，引起广大军士的愤怒。他们冲进巡抚大院，砸烂城门，痛打吕经的爪牙，火烧私造的役册。并在广宁将吕经逮住，五花大绑，头上插标，环城游街。在此感召下，抚顺军士范鸿、王经等也将剥削军士的备御指挥刘雄抓住，将其搜刮的财物平分给兵卒，把刘雄关进班房。兵变之后，当局恐慌万分，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范鸿一家老小发配到长白山。

嘉靖四十五年春天，范鸿的儿子、儿媳相继染病死去，只剩下他与小孙女范梨花，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开荒狩猎度日。去年秋天，范鸿带着十四岁的小孙女，偷偷地到天齐庙赶庙会，不料被一伙横冲直撞的明军官兵冲散，至今爷孙二人天各一方。范梨花丢失后，恰巧在抚顺城东门，遇到一位王老汉，这老汉是王经的本家，多年卖艺，闯荡江湖，就收留下范梨花认为义女，带她学艺卖唱，流落辽东。

范梨花出身于军士名门，颇有些侠气。她见努尔哈赤被无辜抓走，就赶忙捡起努尔哈赤丢下的褡裢、画卷，又收拾好自带的卖艺之物，一路小跑，直奔抓人的兵马跑去。等梨花父女追赶到马市南一座大庙前时，李游击已押着努尔哈赤一个人，骑着马，跑回抚顺城了。

三

李永芳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的本家，叔侄过往甚密。他虽是抚顺城未入品的武官，但掌管抚顺边城的防守应援，一时财运亨通，到抚顺不几年，便成为一城的殷富之家。努尔哈赤在这里一连住了几日，天天吃白馍、盘菜，觉得生活十分舒心。一天，李游击身着便服，带他到高尔山后边的荒郊打猎，有心想考考努尔哈赤的武艺箭法。

高尔山，南临浑河，三面接山，山势峻峭，拔地而起。此时，正值盛夏，山上草木繁茂，到处长满桑、槐、榆、柳，那一簇簇、一堆堆的荆条、榛树、丁香与过膝高的艾蒿、白茅、狗尾巴草杂混在一起，使人难以插足。这里，由于山高临水，狼獾鼠兔，野鸡大雁，结伙成群，欢跳不止，自然形成一个天然的好猎场。

李永芳、努尔哈赤一行三人，从东山坡慢慢爬上高尔山，他们穿过榛子林，绕

过野葡萄藤子，走到一株槐花树下，放下刀枪、箭袋，刚想坐下歇脚，忽然六十多步远的一片丁香树丛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

努尔哈赤警觉地竖起耳朵，朝有声响的地方看去，只见草木丛中，隐约地露出毛色焦黄油亮的脑袋和两只竖起的耳朵。这时，他悄悄地从身上摘下鹿皮弓子，从箭袋里掏出一支雕翎箭，然后俯到李永芳耳边，压低声音说：“一只狍子。”

李永芳见机点头道：“射脑门。”

努尔哈赤会意地点了点头，接着大喝一声，正当狍子抬头拼命逃窜之际，努尔哈赤张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那狍子便应声向前一蹿，一头栽到地上。

李永芳暗自为努尔哈赤的机灵和稳准娴熟的箭法叫好。

努尔哈赤和另一名兵士跑着、跳着，钻进树丛，不一会将那只猎获的狍子四腿捆好，用一根棍子抬到槐树下。他俩把大狍子斜放在平地上，努尔哈赤就把木棍从捆着狍子双脚的胯裆里抽出来，顺手扔向斜坡。那棍子刚落到一百多步远的草窠子里，突然惊起一群野猪，直奔槐树方向跑来。

这里的野猪眼尖耳灵，嗅觉灵敏，性情凶悍强暴，平时猎人捕获野猪要十分小心。特别是受伤的野猪，如果猎人略微一疏忽，它就会疯狂地朝猎人扑去，行动之迅速，往往使猎人处于险境。

也许刚才努尔哈赤扔的棍子无意打伤了哪只野猪，那群野猪尖叫着，在一头又高又大、有四五百斤重的大公猪带领下，潮水似的涌到李永芳三人跟前。大公猪奔跑着，跳出草丛，抬起拱嘴，露出尖利的白色獠牙，竖着耳朵，凶恶的眼睛盯住穿着枣红色宽领阔袖衫的李永芳。

紧跟在大公猪后边的一群小猪，也一个个尖叫着、奔跑着，拥拥挤挤，排山倒海般地袭来。

李永芳紧张地抓起护身剑，他虽手握剑柄，可手却在打战，几十只野猪一起涌来，挡哪个好？他心急促地跳着，心想完喽！堂堂辽东总兵的堂侄，没死在千军万马的厮杀战场，想不到今天就要被野猪咬死……

嗖！嗖！努尔哈赤连发两支雕翎箭，应着箭声，那只跑在前头的大公猪和紧跟在它后面的老母猪，都扑通扑通相继倒下。几十只小猪崽儿，一时群龙无首，都慌张地尖叫着，回头就跑，狼狈逃窜，不时传来猪群踩断树枝的咔嚓声……

李永芳蜡黄的脸上渐渐露出血色，他惊喜地跑向努尔哈赤，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努尔哈赤的双肩：“神箭！神箭！长大必是强将！从今以后，你就跟我当兵吧！”

努尔哈赤连连摇头，不信任地说：“跟你当兵？不行。”

“为啥？”李永芳蹙着一字眉问。

“我一不犯法，二不犯罪，把我活活抓来，你办事太不仗义！再说，我的大青马，还在马市上寄放着，你也不闻不问，为此……”

李游击哈哈大笑，他拍着努尔哈赤的肩膀，说：“真调皮！好好好，大哥给你赔个不是。”说着李游击拱手施礼，又道：“至于大青马，明天我派人骑回来，不就

得了嘛!”

李游击几句话,把努尔哈赤说得咧嘴直乐。笑了半天,努尔哈赤向李游击还了个汉人礼,道:“如此关照,等我能领兵之日,一定不忘李游击的大恩。”二人正说笑着,忽听背后有人笑道:“哈,李游击,您从哪找来这么个漂亮的‘山音阿哥’呀?”

李游击回头,见三位商人打扮的伙计,各自牵着一匹马,从崎岖的山道上走来。起初,树荫挡住了人身子,他没看清说话的人是谁。等三人走近,李游击连忙对打头的那位商人拱手寒暄道:“佟大哥,发财!发财!”

努尔哈赤见来人二十多岁,修长的身材,淡淡的眉毛,笑咪咪的细眼,长相十分面善,就转脸朝李永芳递了个眼色。

李游击马上会意地介绍道:“这位是抚顺城商贾富豪佟养性!”然后转身又对佟养性介绍道:“这是我的神箭手,女真人名叫——”这位习惯于戎马生活,而又不熟悉女真语的李游击,一时竟忘了努尔哈赤的名字,然而他又不好问,就哼哈哈打着糊涂语儿说:“佟大哥,你就叫他小家伙吧!”

佟养性见努尔哈赤长得膀阔腰圆,两眼有神,气宇非凡,心里十分喜爱。他把马拴在一棵老榆树上,笑着问道:“小兄弟,当今你们女真人有几大部?”

努尔哈赤眨眨眼睛,昂着头,回答道:“大部落有建州部、海西部、东海部、长白部。”

“每个部都住在啥地方呀?”

“建州部住在浑河、苏子河、佟佳江一带;海西部住在松花江以西,辽河以东;东海部,世居宁古塔以东,锡霍特山里;长白部,顾名思义,就住在长白山。”

佟养性见眼前这个小伙子,对答如流,更加喜悦。

佟养性笑笑说:“只要你说出喝哪条河的水,我就知道你是哪一族的?”

“真的?”

佟养性点点头。就听努尔哈赤说:“我家天天喝苏子河的水。”

佟养性哈哈笑道:“不用再说,我知道你是苏克素护河部,爱新觉罗的后代,住在烟筒山下。”

努尔哈赤眨着眼睛,不解地盯着佟养性,希望他能说出其中的奥妙。

佟养性凭着他买卖人出身,善于察言观色的本领,卖起了关子:“怎么样?小老弟,佟某能掐会算,能上算八百年,下算八百年,人称二诸葛。”

努尔哈赤跟佟养性几个人坐在树荫下歇息,佟养性借机给努尔哈赤讲了几段《三国》里的三顾茅庐、三气周瑜的故事。佟养性正讲得两嘴冒白沫,忽然山北跑来一队人马,他们慌忙站起向山北看去,只见十多个穿着盔甲的明军,正追赶一只二岁左右的小虎崽子。

努尔哈赤手疾眼快,他大叫一声,弯腰捡起一根一丈多长的木杆子,左抡右挥,把树丛草棵子搅得哗哗乱响。

小虎崽子跑到离努尔哈赤十多步远的地方,被这突然的嘈杂声惊呆了。这

时,努尔哈赤趁虎崽子东张西望之际,纵身一跳,正好骑在虎背上,只见他右手抓住虎崽天灵盖,左手掐住虎脖子,把只小牛犊子似的虎崽子按倒在地。

明军策马赶来,一个个翻身下马,立刻把虎崽子捆上,装进马背上的笼子里。为首的一个赤红脸子、长着浅白麻子的军士转身拍着努尔哈赤的厚肩膀,嘿嘿笑道:“跟我走吧!”

“噢!马林老兄!”佟养性看见那麻子军士,赶忙走过来,拱手施礼,笑脸相迎。

马林军士点了点头,绷着脸儿,说:“佟老弟,马某军务在身,恕俺少陪!”马林手里握着马鞭子,招着手,道:“回去代俺禀报一下李游击,就说这位捉虎少年,总兵府有赏!”说罢,翻身上马。

努尔哈赤突然被两个汉子架上一匹大白马,随着明军的马队,信马由缰。努尔哈赤蹙着眉,一时不知是祸是福。